

▲ 玉壶冰心

爱上家乡梆子腔

□ 梁桐纲

深秋的一天下午，观看了一场创作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由河北梆子剧院一批知名戏曲艺术家和几代演员演出1600余场次，入选文化部第二届优秀保留剧目的大型神话剧《宝莲灯》。陪我观看的老伴虽祖籍河北却生长在贵州，对家乡戏河北梆子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感觉，有时让她看梆子戏，好像还有点强人所难的意味。意想不到的，这次看完演出，老伴却要等着演员谢完幕才恋恋不舍地慢慢离开。她对着我说：“我好像爱听河北梆子了。”我说：“你会越听越爱听。”

“越听越爱听”，既是我的体会，也是我的经历。儿时的我，读书的获鹿县（今鹿泉区）城关一街和三四街学校的老师和小学生们，利用课后及晚间业余时间，居然将京剧现代戏《红灯记》除武打场以外，几乎全副搬上了学演舞台。我也在剧中扮演着“跳车人”“特务乙”，并凑时唱上一段“少剑波”，随队深入到工厂、农村和部队去演出，学校宣传队轰动一时，且广受称赞。那时候，听的唱的是京剧，就连县丝弦剧团也改成了京剧团排演京剧。没有听到过多少家乡梆子腔的我，对河北梆子还是陌生的。直到有一天，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河北梆子剧团移植的现代戏《红灯记》选段，河北梆子那激越高亢、深情绵长的声腔才第一次撞开我的心扉。而真正使我爱上家乡梆子腔，还是1973年河北梆子剧团根据现代京剧《龙江颂》移植的河北梆子戏，那时而舒展、时而慷慨、时而奔放的唱腔，令我如醉如痴。当时的报纸按时发布《一周广播节目预告》，届时我都会在报纸上用钢笔标注，包括河北梆子选段在内的喜欢听的戏曲等节目。那时我住校，如果节目安排在午休或熄灯后播出，为了不影响同学们休息，我就揣上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独自出来找个僻静的地方一口气听完。真是痛快淋漓呀，没有那种热爱的劲儿是很难体会到的。我记得，当时京梆子、卫梆子也都移植了《龙江颂》，但我最爱听的还是咱自己的家乡梆子腔。而至今传唱不衰的河北梆子《龙江颂》，或许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年唱腔设计的成功及其艺术魅力。

1974年底，我入伍来到内蒙古守卫边疆。1978年初春的一天上午，我和战友张耀普一同下连队采

访，在战士们热火朝天的战备施工工地上，高高捆在木杆子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1974年由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张淑敏等在中国唱片社灌录的河北梆子《龙江颂》九选段。那唱段表现出的战天斗地精神和战士们热火朝天的忘我干劲融为一体，相互辉映。能在祖国边疆听到家乡梆子腔，自是喜出望外，备感亲切。也是那天在阵地上听说，扮演江水英的著名河北梆子演员张淑敏英年早逝，又甚是惋惜，心中顿生一种凄凉之感。记得那天有风，尽管高音喇叭传出的声音忽大忽小，我站在新挖的战壕边沿上却听得发呆发愣，最后竟忘记了采访施工细节。那次归来的消息写作，也只好由战友张耀普去完成了。

爱上家乡梆子腔，总难忘1978年夏末的一天，观看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戏曲艺术片《宝莲灯》的情景。那天是部队的休整日，我相约到乌兰察布与新闻干事郝建军见面后，沿着乌兰路（蒙语，红色路的意思）向南步行归队。时近中午，肚子里的饥肠开始捣鬼，似在告诉我需要垫补垫补了。我正准备去寻找餐馆时，乌兰路上一家电影院大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止住了我的脚步：“宝莲灯、宝莲灯，河北梆子电影《宝莲灯》。”河北梆子？我的家乡戏？我心中想着，双脚被那接连不断的宣传声引着走向影院门口，电影院美工用水彩笔画的大幅电影海报挂在一侧，“河北省跃进河北梆子剧团演出”一行字体映入我的眼帘。“家乡的剧团，家乡的戏，我要看一场。”我一边思忖一边凑近黑板上的排片表，看买那场的票合适。由于《宝莲灯》电影分上下两集，时间两个多小时，要吃了午饭再看电影，就不能按时归队；而要想看电影，午饭就不能吃了。此时我没有过多犹豫，心想饿一顿不算啥，看不了家乡戏则会有遗憾。于是在售票窗口前排队起长队，花两毛钱买了票，在院子里等待散场后去落座观看。在遥远的边疆影院，欣赏自己的家乡戏，那心情是怎样的一种美好，只有自个儿清楚。戏剧中那人物、那装扮、那故事，之于我虽然是生疏和好奇的，但那家乡梆子腔我是熟悉的，且越听越爱听。两个多小时，我在专注欣赏中愉快度过。从电影院里出来，兴奋与激动早已将饥饿感驱离体外，那铿锵激越、慷慨悲怨的河北梆子腔一直在我的耳畔回荡，我迈开步伐，禁不住随声哼了起来，那步伐似乎轻盈了，快捷了，也更加坚实了……

▲ 心灵物语

冬树

□ 宋扬

小区里，那棵蓝花楹在冬天的树丛中鹤立鸡群。

在刚刚过去的秋日，树木王国的银杏显然是头戴金冠的国王，君临天下，满城璀璨。而冬天，银杏如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不得不在时令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俯首称臣。

然而，风中的银杏毕竟辉煌过。

一次郊游，不经意进入一片茂密的树林。一株银杏树躲在秋风扫不到的角落，树叶只是黄了边缘的一小圈儿，竟然开始稀稀拉拉掉落。地面上的叶片也是灰中带黄，尴尬无比，比在风中飘扬过的带着琥珀般光泽的同类不知卑微了多少！有朋友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它毕竟还活着。如果这也算一种生存的智慧，那人生岂不是太过于无趣？

所以，小区里那棵银杏树，是挺立在寒风里的悲壮英雄，让你想起不肯过江东的楚霸王，想起精忠报国的岳飞，想起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

中午，我在食堂三楼望见对面的一棵梧桐树。

梧桐树叶的红低调而灰暗，绝没到妖冶的程度，恰与背后十多年的墙砖颜色浑然一体。梧桐叶与人手最为形近，却毫无生气，既看不到血液的流向，也辨不出爱情与生命的线条。它们就那样蔫蔫的命悬一线，似乎马上就要掉落，可是过了几天去看，它依然悬在那里。银杏叶片大小太轻，一阵北风即簌簌如雨；梧桐叶则宽大厚实。树下，那个老妇人从凳子上起身，蹒跚离开，摇摇晃晃的，仿佛一片从枝头飘下的叶子。

还是更喜欢那棵蓝花楹，不是因为它曾开过粉蓝的花，而是因为它绿得好像忘了冬的存在。这脆生生的绿在梧桐叶上不曾出现过，它小小的叶片不像梧桐叶那样贪婪——梧桐叶总是摊开手掌，试图握住更多阳光，却蒙上了太多的尘埃。蓝花楹懂得有舍有得的真谛，开花时，只在绿叶间藏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蓝，并不像银杏那样轰轰烈烈；冬天来到，小小的叶片青嫩如初，在阳光的照耀下，你能看到绿色的血液在奔流。

蓝花楹完美屏蔽了冬，它的叶片就这样静静地绿着，绿到下一个花期……

▲ 吉光片羽

立冬遇雪

□ 王骁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立冬”的当天，既令人心生惊喜，也诱人思绪翩跹。一场纷纷扬扬、晶莹剔透的雪，仿佛季节拂动的帷幔，一下子隔开了暮秋与初冬的界限，把一个清清爽爽、银装素裹的景象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其实对于这一场雪，天气预报的播报是准确的。头天晚上还是雨，次日凌晨便是雪了。我半夜里看手机，见北京的朋友发了一段喜雪的视频，他在落了薄薄一层雪的轿车后备箱上，写下了今冬“北京第一场雪”的字样。视频里，朋友的笑声格外亲切、爽朗。

一大早，惊见郑州的朋友与他的爱人拍下赏雪的美图，那鲜艳的羽绒服，就像茫茫的雪野上燃起的一团火焰，看上去很美，也让人备感温暖。再看，天南地北的同学、朋友，甚至素昧平生的人，也都晒起了不同地域、各式各样的一张张、一款款与雪亲近的美图、视频。我心想，这雪真是太具魅力了，竟然能让这么多的人一下子亲近起来，相互挂牵、彼此思念，互相表达内心的情感。这是大自然的美和人们生活美的互动共融吧。

遇雪的心情是特别的，令人激动的，催人早起的。我款款地走在雪落四野的早晨，眼见远近高低不一、错落有致的楼房、树木，以及平坦开阔的道路、原野上，已是白雪皑皑、浪漫至极的情景。细小的雪花轻轻地拂过我的脸颊，迎面吹来的风，并没有《西海情歌》里所唱的那种“风似刀割我的脸”的感觉，倒是那种微寒的清冽、适时的爽澈。

这样的冬天难道没有它的个性吗？我想是有的。其实，生命季节里的每一场雪，每一片雪花儿，都是不尽相同的。譬如，今年立冬邂逅了初雪，落雪的日子又恰逢周日，便使我有写了雪的兴致、赏雪的雅致、说雪的心情。因为人的年龄、经历、际遇不同，对世上的景物、事情的体察和感悟也各有不同。

我有一位要好的同事，曾在每年冬天飘落第一场雪的时候，都会请几位好朋友聚一聚，喝一场酒。他请客的方式颇有讲究，理由是“迎雪酒”：选一家熟悉的饭店，择一张置于窗前的饭桌，让人坐下来能够看到窗外的雪景，于是大家把酒聊天，临窗赏雪，好不融洽。这时候他总会说：落雪的日子让人灵魂干净，心情愉悦。

同事现在居住宁波，前天我俩还互通了微信，适逢今冬的第一场雪，倒令人格外地想他。

于是，我又想起了自己曾写下的一首题为《立冬》的诗里的句子：“我已备好了一壶酒/想在雪花降临的时候/跟你说说属于冬天的心事/然后毫无理由地醉上一回//我是想搭乘雪花轻盈的翅膀/看一看远方有多远/人间有多美/想一想大地多宽广/生活多幸福/然后把自己交给大地/把诗歌还给生活……”

今年的这一场雪，恰似落在了秋与冬的门槛上，仿佛是一个人做了一场冰清玉洁的梦，一觉醒来便美梦成真；好比一个人从落叶缤纷的往事中，一不留神踏入了一尘不染、潇潇洒洒的世界，眼见周围的世界立刻呈现出立体的、丰富的、生动的、感人的画卷。

当天上午，我还收到了另一款微信，点开一看，惊见自己曾发表过的几篇拙文，竟被某知名网站、广播电台从未谋面的俊彦们拿来朗诵了，那声音或浑厚，或圆润，或儒雅，或清纯，让人听了再听，感慨万千……

中午独自一人做饭煮面，在锅边磕开潜入沸水里的，竟是黄灿灿的“双黄蛋”。我眼前一晃，那蛋黄相互簇拥着，在蛋清晶莹的怀抱里，仿佛一对儿明媚的笑脸。这是寓意冬季里的好运与吉祥吗？

我感谢生命中一切美好的遇见！

本版投稿邮箱：yzwbxjd@126.com

责编：龚朋建 编辑：张增梅 美编：李丽

